

## 古今圖書集成

## 現存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

《古今圖書集成》肇編於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在歷經二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以後，終於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正式刊印面世，由於卷帙龐大，內容豐富，加以分類詳細，查檢方便，迄今仍廣受各方喜愛。

盧雪燕

## 引言

《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是現存中國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類書，它採擷廣博，內容豐富，從雍正四年《古今圖書集成》刊印面世至今，已經重新翻印多次，各大圖書館或多或少都藏有相關出版品，近年來電子版《古今圖書集成》的出版，益使其普及

化，檢索也更加方便。然而或許書的內容實在太多，加以電子版檢索的運用，難免讓人有見樹不見林的感覺；對於看展的觀眾來說，面對櫃內擺放的有限書冊，除了展開的那一頁外，對於全書恐怕也是一知半解，緣此，本文試著從觀眾看展的角度出發，先談談《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經過，

然後說明該書版式、體例及查檢方式，（註一）最後以本院收藏現況作結，希望能提供較全方位的認識。

## 《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經過

《古今圖書集成》的實際編纂者是陳夢雷（一六五〇—一七四一），而非書上列名的蔣廷錫（一六六九

—一七三二），因此必須從陳夢雷本身談起。夢雷，字則震，福建閩縣人，康熙九年（一六七〇）進士，選庶吉士，十一年（一六七二）授翰林編修。隔年，夢雷回鄉省親，適逢靖南王耿精忠（？—一六八二）起兵造反，為彰顯舉兵之功，耿四處搜羅名士授與官職，人在福建的陳夢雷自然也無法避免。這時與夢雷同鄉，又是同科進士的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福建泉州安溪人）恰巧也回鄉，但由於泉州已經被鄭經（一六四二—一六八一）所佔據，於是便轉往閩縣拜訪夢雷。這兩位同鄉又同科的進士共商寫下「密陳機宜疏」，內容除向朝廷報告福建現況外，留在閩縣的陳夢雷亦表示可作為朝廷的內應，等待清軍的到來。這封機密奏疏按原先的計畫應是由李光地先行帶回北京交予朝廷，然而李並未遵守約定，不但沒有回京，反而回到安溪山間躲了起來，直到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耿精忠敗勢已定後才用蠟丸密封奏疏密送北京。耿精忠失敗後，李光地自然因為呈報敵情受獎

升官，然而令夢雷憤恨的是李竟然刪去密疏中陳夢雷三字，致使他因「從逆」而被判問斬（康熙二十年），後來雖然因為徐乾學（一六三一—一六九四）的說項免去一死，但仍被流放到瀋陽尚陽堡（康熙二十一年）。

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皇帝東巡，陳夢雷因為獻詩大受皇帝讚賞，不但赦免原罪，還被召回京師擔任皇三子允祉的侍讀，從此開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的契機。除陳夢雷以外，康熙和允祉也是促成《古今圖書集成》編纂的關鍵性人物。

康熙皇帝一生勤奮好學，所學中、西兼備，對於傳統儒家文化之賡續更是不遺餘力。由於皇帝治學側重經世致用，學風於是轉趨務實，就書籍出版而言，編書猶勝於著書，像《古今圖書集成》這種採摭群書中的各種資料，並將他們排比編次，以類相從，方便人們檢閱資料的「類書」編纂因而相當盛行，《古今圖書集成》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所產生的。（註二）

有關陳夢雷編書的緣由與經過，〈上誠親王《彙編》啓〉（收錄於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卷二）一文有詳細說明。首先是編書緣由。陳夢雷說他平日讀書即「撮拾簡編，以類相從，仰備顧問。」接著又說：「我王爺聰明睿智，於講經論史之餘，賜之教誨，謂《三通》、《衍義》等書詳於政典，未及於蟲魚草木之微；《類函》、《御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貫，上下古今類列部份，有綱有記，勒成一書，庶足以大光聖朝文治。」由此可知陳夢雷不但自己有整理文獻的習慣，而皇三子的提點更使他下決心編纂一部「足以光大聖朝文治」的書籍，因此誠親王允祉也是促成《古今圖書集成》編纂的關鍵性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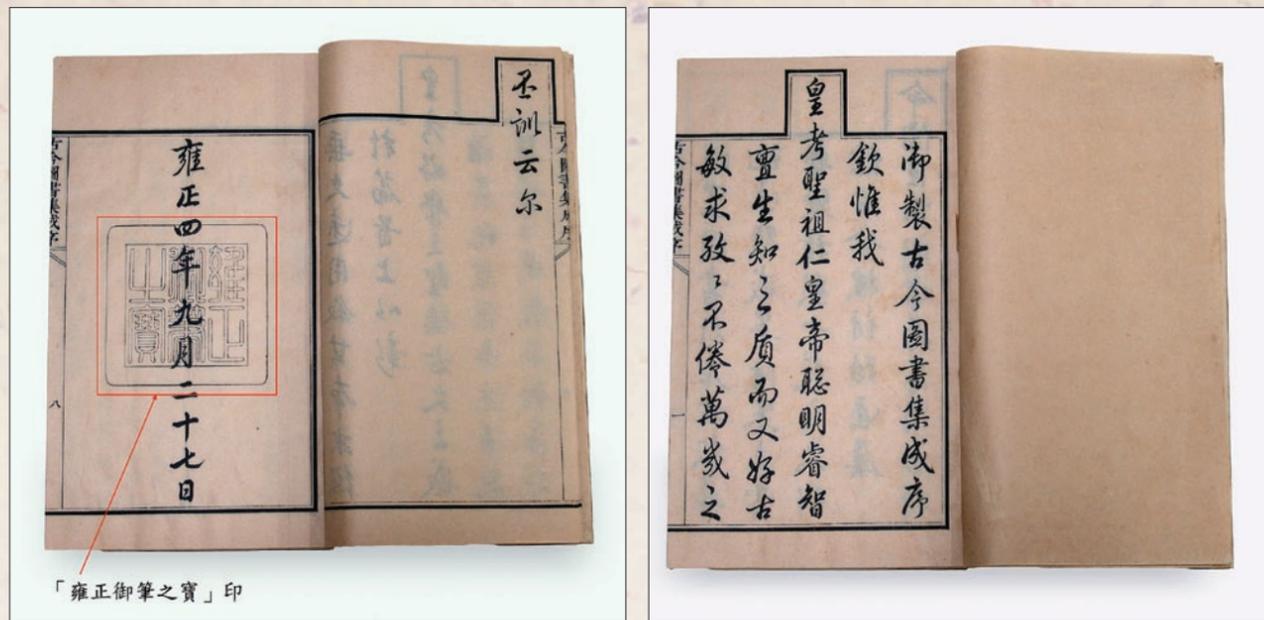
至於編書經過，陳夢雷自述始於康熙四十年，憑藉的包括自家收藏以及允祉書齋「協一堂」的一萬五千卷藏書。康熙四十五年，距開編不過五年，初稿就已經完成，取名「彙編」，〈上誠親王《彙編》啓〉就是彙編完成之後給皇三子的報告，內容



書」，既為工具書，內容豐富與否，讀者使用是否便利，成了判定該書價值的重要依據。《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一萬卷，總目四十卷，規模僅次於《永樂大典》，內容廣博自不在話下，但讀者使用是否便利則必須從體例談起。

古代類書的編錄約莫可分成按「類」、按「韻」兩種：前者按照書的內容來進行分類，層次分明，上下從屬關係明確；後者按「韻」的順序分列單字，優點是檢索速度快，缺點是主題難免分散。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即按「韻」編排，《古今圖書集成》則按「類」編排，為方便說明，先將《古今圖書集成》的結構列表如下。

從下表可知，《古今圖書集成》先總分成六大彙編，彙編下分成三十二典，典下為部。從內容來看，「曆象」指「天」，「方輿」指「地」，「明倫」指「人」，「博物」是「物」，至於「理學」與「經濟」則是人創造出來的學問。六大彙編幾乎囊括天地間的所有事物。（圖二）



圖一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雍正〈御製序〉及「雍正御筆之寶」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彙編名稱	典名	部數	卷數	彙編名稱	典名	部數	卷數
一、曆象	乾象	21	100	二、方輿	坤輿	21	140
	歲功	43	116		職方	223	1544
	曆法	6	140		山川	401	320
	庶徵	50	188		邊裔	542	140
總計120部，544卷。				總計1187部，2144卷。			
三、明倫	皇極	31	300	四、博物	藝術	43	824
	宮闈	15	140		神異	70	320
	官常	65	800		禽蟲	317	192
	家範	31	116		草木	700	320
	交誼	37	120	總計1130部，1656卷。			
	氏族	2694	640	五、理學	經籍	66	500
	人事	97	112		學行	96	300
閨媛	17	376	文學		49	260	
總計2987部，2604卷。				字學	24	160	
六、經濟	總計235部，1220卷。			總計六大彙編，32典，6106部，10000卷。			
	選舉	29	136				
	銓衡	12	120				
	食貨	83	360				
	禮儀	70	348				
	樂律	46	136				
	戎政	30	300				
	祥刑	26	180				
考工	154	252					
總計450部，1832卷。							

「部」是類目中的基本單位，部之下有彙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依次輯錄各式資料。各部卷數並不一致，有些差別很大，部以下的類目不盡相同，是依照採輯資料而定，「無則闕之」，並不強求。按（凡

例）言：「彙考」內容為該部「大事」，有兩種體例，如果有確切的年月日，就採編年體；反之，則以所採輯書籍為綱，經、史類在前，子、集類在後。「總論」是彙集古來對該部的評論，以書籍為綱。「圖」就是附圖，如疆域、山川或是禽獸草木器用

主要是交待編書的來龍去脈，並將書目和凡例彙集成一冊呈覽，目的是希望能得到允祉或是康熙的進一步指示。再者，陳夢雷對初稿並不滿意，他希望能夠利用內府藏書，繼續擴充書的內容，待書籍全部編纂完成以後，再找江浙一帶的年輕文人幫忙校對，重新繕寫進呈皇帝閱覽後出版。

以上是陳夢雷對於《彙編》後續編纂及出版的想法，然而從康熙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十年間，陳夢雷是否如願利用內府藏書呢？由於史料闕如無法得知，不過能確定的是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已經看到《彙編》，並將書定名《古今圖書集成》，正式開館進行潤色刷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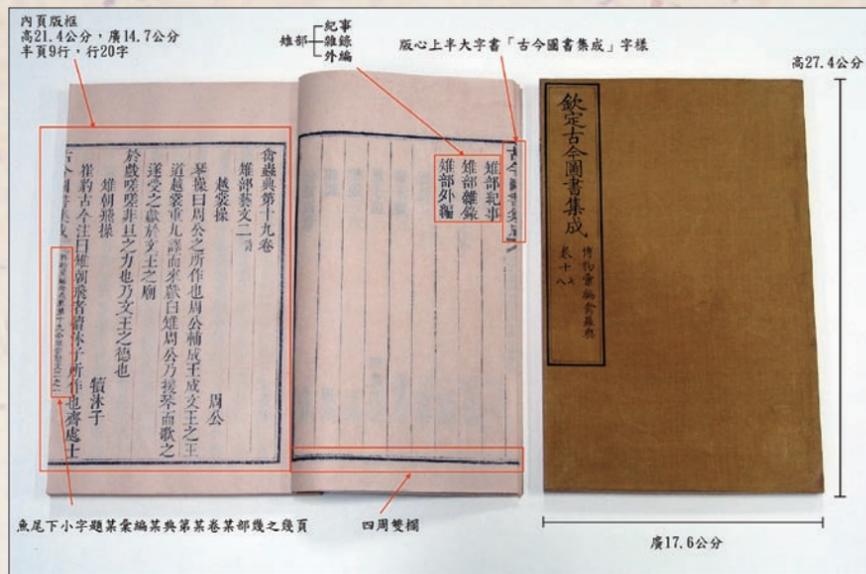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皇帝駕崩，雍正即位，皇三子因涉儲位之爭被派去守陵，陳夢雷也受到波及，流放到比瀋陽更遙遠的黑龍江，自此與《古今圖書集成》完全絕緣，除《上誠親王〈彙編〉啓》，以及《清世宗實錄》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令稍有提及外，（註三）幾乎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記

載，《古今圖書集成》最後是在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手上完成的。

廷錫，字揚孫，江蘇常熟人，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進士，曾任《聖祖實錄》總裁，官至文華殿大學士，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月被任為《古今圖書集成》總裁，他到館後立刻調整人事，著手調查進度，很快的便向皇帝奏報一萬卷之中，有三百七十九卷尚未刷印，已印的九千餘卷當中錯誤也不少，因此建議重印。不過雍正並不同意，他說「改印者不必，恐有後論。將已成好之書改壞，大有所關。」因此，蔣廷錫所做的只是補印未完成的三百多卷，以及重新審查校對已經印好的部份而已，這或許說明蔣廷錫僅署名「奉敕恭校」，而不敢妄稱「纂修」的原因吧！（圖二）

**體例、版式與查檢方式**

「類書」，是將圖書文獻中的各類資料，按一定方法分門別類加以編排整理以用於檢索運用的「工具



圖三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博物彙編 禽蟲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蟲典「鳳凰部彙考」中查找，就能輕易找到「鳳凰圖」，以及《詩經》、《禮記》、《爾雅》、《樂緯》等多達十七部古籍有關「鳳凰」的記載。(圖四)

《古今圖書集成》銅活字原印本到底有多少，學界看法並不一致，最普遍的說法是六十四部，其次是六十五及六十六部，事實究竟如何呢？原來早在蔣廷錫接手以前，陳夢雷就已經刷印了六十六部，九千餘卷，然而當蔣廷錫進行審校、挖補，並以銅活字鈐印等手續，繼而準備補印未完成的三百餘卷時，(圖五)就只剩下六十四部是完好可用的，於是蔣廷錫便以此數為準，完成最後三百

### 故宮收藏現況

《古今圖書集成》銅活字原印本



圖四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博物彙編 禽蟲典 鳳凰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餘卷的刷印工作，然後結合先前所印的九千餘卷，裝帙成冊；因此銅活字原刊本六十四部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註五)

銅活字《古今圖書集成》印行以後不是深藏內廷，就是頒賜大臣，一般人並不容易見到。經過將近三百年的變化，今日可考者仍存二十多部，其中十九部藏於中國大陸，英國、法國、德國各存一部，而本院則藏有原陳設在文淵閣、乾清宮與皇極殿的三部。

之有具體形體者，用圖表示。「表」用在「星躔」、「宮度」與「紀元」之類；「列傳」於各部中較為少見；「藝文」以詞為主，文章多通篇錄入，詳於古而略於近。「選句」附於「藝文」後，僅選錄部份詞句，較藝文簡要許多。「紀事」、「雜錄」與「外編」用以補充彙考、總論及藝文；「紀事」即「史事」，「雜錄」比較像評論文章，但性質不太正式，

偏向偶然提及的論述類文章。「外編」專指「釋」、「道」類書籍對該部的言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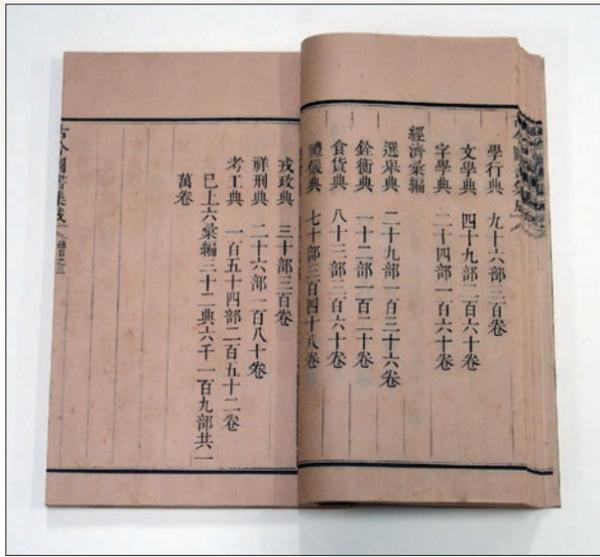
原刊本《古今圖書集成》銅活字印刷本一萬卷，總五〇二〇冊，每冊外觀高二十七點四公分，廣十七點六公分，內頁版框高二十一點四公分，廣十四點七公分，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四周雙欄，版心上半大字書「古今圖書集成」字樣，魚尾下小字題某

彙編某典第某卷某部幾之幾頁。無論標題或正文，一律墨色印刷，無大小字體的區別。(圖二)

《古今圖書集成》以類編排，因此查檢時要先弄清所要查找資料的性質，然後按主題找到彙編、典、部之相對應部分，並妥善利用卷前目錄，多翻閱幾次，熟悉之後自然也就不難使用了。(註四)舉例來說，如果要查「鳳凰」的資料，可先到博物彙編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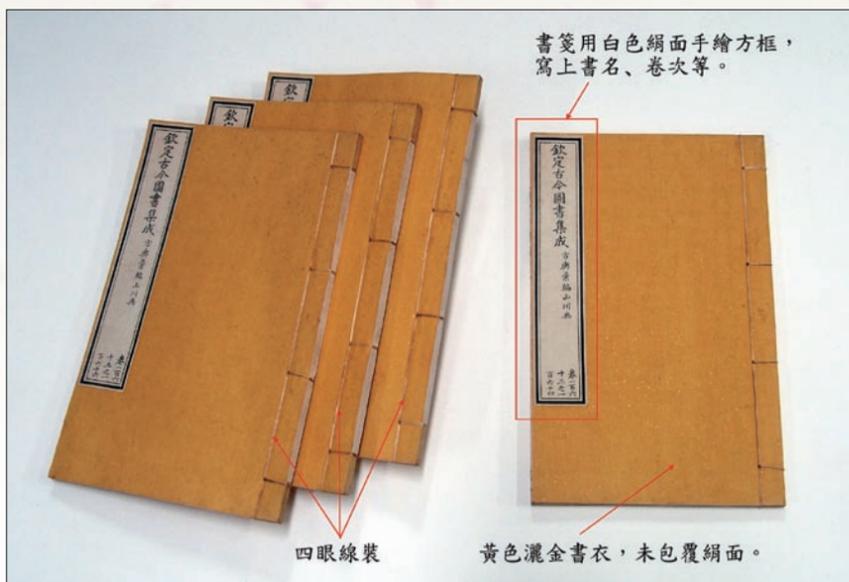
「文淵閣寶」印



圖二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總目」，開列六大彙編，三十二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博物彙編 禽蟲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八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乾清宮舊藏)之《方輿彙編 山川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方，質感稍遜於文淵閣舊藏。(圖八)至於皇極殿舊藏同樣也是五〇二〇冊，無木函，僅用上下夾板固定，繫以棉繩，總五百七十六夾。上夾板刻「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第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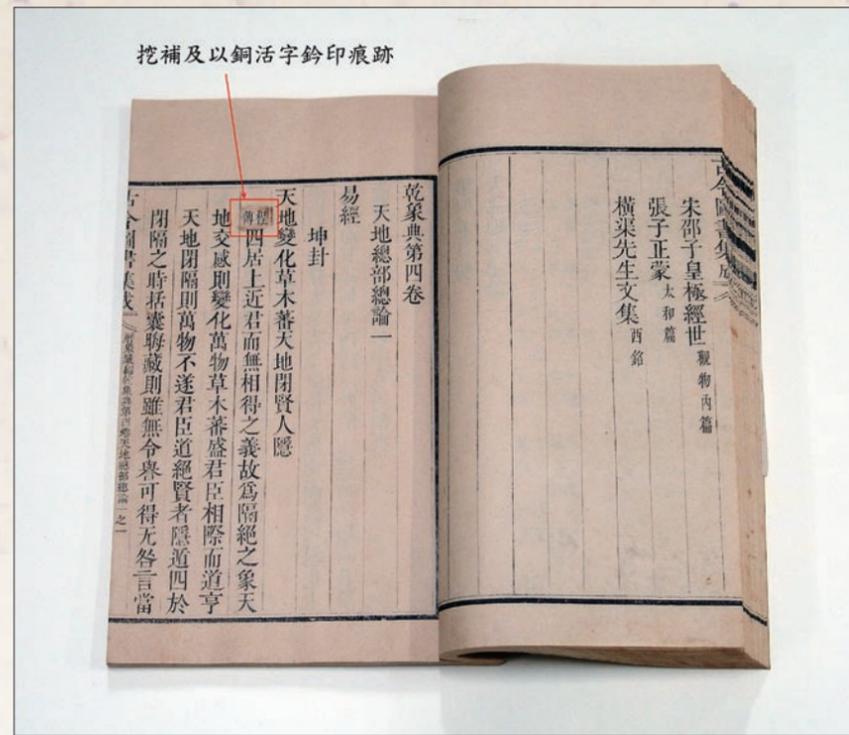
函」及「某彙編某典」字樣，也是四眼線裝，書衣以藍絹製成，簽條、書名皆非手繪(或手寫)，而是用白色宣紙，雕印書名、卷名等後，黏貼在封面上，位置同樣緊臨書口。(圖

九)除藏有三套銅活字原印本以外，故宮尚藏有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北京總理衙門石印本一部。該本係光緒皇帝以為銅活字本日漸稀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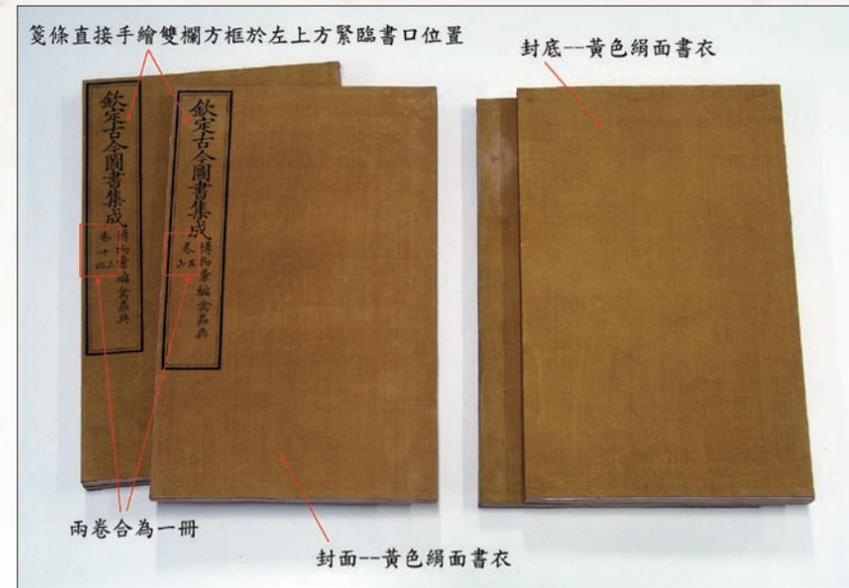
文淵閣舊藏總計五〇二〇冊，包背裝，黃色絹面書衣，兩卷合為一冊，簽條直接手繪雙欄方框於左上方緊臨書口位置，(圖六)用五百七十六個木函盛裝，每函六至十

冊不等，函盒自右而左列刻「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第某函」及「某彙編某典」字樣；(圖七)乾清宮舊藏總五〇一九冊(缺目錄計一冊)，(註六)四眼線裝，以五百二十個木

函盛裝，每函六至十二冊不等，木製函盒質地較文淵閣堅硬厚實，但黃色灑金書衣則未包覆絹面，惟書簽用白色絹面手繪方框，寫上書名、卷次等，黏貼在封面上，緊臨書口的地



圖五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曆象彙編 乾象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六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文淵閣舊藏)之《博物彙編 禽蟲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

註釋

1. 本文的查檢方式不包括電腦檢索。
2. 康熙間官修類書風氣極盛，例如《淵鑑類函》（49年武英殿刊）、《駢字類編》（雍正6年武英殿刊）、《分類集錦》（康熙61年武英殿刊本）、《子史精華》（雍正5年武英殿刊本）、《佩文韻府》（康熙50年武英殿刊本）、《韻府拾遺》（康熙59年武英殿刊本）、《格致鏡原》（清雍正間廣東刊本）、《讀書紀數略》（康熙46年刊本）、《類林新詠》（康熙46年刊本）等皆是。
3. 當日雍正諭令與《古今圖書集成》有關者如後：「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
4. 民國23年上海中華縮印本已為全書編了索引冊，而近幾年電子版全文的出版益使其檢索更加便利。
5. 參見曹紅軍〈《古今圖書集成》版本研究〉，文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總131期，頁53-66。
6. 本院原藏該書首冊〈御製序 表凡例 目錄 卷一之二〉封皮內頁貼註：「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洋人拿去《欽定圖書集成》目錄一本 三四函」可知該部短缺一冊之因乃「洋人取走未歸」之故。
7. 上海同文書局成立於光緒七年（1881），是中國人自辦較早的近代石印圖書局，專門翻印善本古籍。
8. 參見趙長海〈《古今圖書集成》版本考〉，文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2004年第3期，頁43-47。



圖十 石印本《古今圖書集成》（國防部捐贈）之《博物彙編 禽蟲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引》、一九六四年台北版《古今圖書集成索引》、一九七二—一九七七年日本汲古書院版《古今圖書集成引用書目稿》、一九八二年復旦大學圖書館編《古今圖書集成類目索引》、以及一九八八年台北鼎文書局的《古今圖書集成各部列傳綜合索引》等，（註八）足見這部在中國類書史上的登峰之作，在清末以後受到極大關注，而就如同《永樂大典》一般，其編輯方式往往輯錄整段、整篇內容，保存了不少古代典籍，因此它在保存文化的意義上與《四庫全書》、《永樂大典》無分軒輊。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圖九 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皇極殿舊藏）之《博物彙編 神異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易得見，再加上美查本（光緒十年美查兄弟以鉛字重新排印的）錯誤實在太多，因此責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研擬重印，預備作為饋贈外國或頒賞大臣之用。由於當時的照相石印技術相當盛行，印刷效果極接近原本，總理衙門經過廣泛討論後決定以銅活字原印本為底本，委託上海同文書局採石印法照原式印製一百部。（註七）該本

最大的特點就是新增《考證》二十四卷，因此比原印本多出二十冊。（圖十）按理說此版印製的量不少，但由於民國初年戰火不斷，除少部份運出上海得以留存外，其餘多數焚毀。

結語

《古今圖書集成》成書已經快三百年了，從銅活字原印本問世，到現在為止，版本不下七種以上，為有

效利用該書資料，自清末以來，國內外也編了不少索引工具書，例如一九〇七年聖彼得堡版的《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索引》、一九一一年倫敦版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一九一三年東京版《古今圖書集成分類目錄》、一九三三年大連版《古今圖書集成分類索引》、一九六三年香港版《古今圖書集成中明人傳記索